

后周列国演义

(下册)

——孙膑出山破秦兵

亦笑庸夫 著



后周列国演义(下)

亦笑庸夫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172号

后周列国演义(上、下)

亦笑庸夫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)

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

首都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8.5印张 4插页 393千字

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 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册

*

ISBN 7-5059-1893-1/I·1319 定价: 9.80元

第三十一回 羞败怒排锁地雷 救急魔差纸人马

却说秦始皇在法坛看见众将动手杀得秦兵尸横坛下、血流成渠，六将败出阵去。始王心中着急，道：“这些燕将抢上坛来，孤命休矣！”正慌忙间，忽见孙燕抢上坛来，大言：“始王休走！”就是一团白云直扑过来，唬得始王面白如纸，唇如青靛，君臣们慌作一团。忽见金光一道，落在坛上，显出一位真人，大叫：“圣上休慌，有贫道在此！”忙将无极图往空中一散，化了一道金桥，扶始王君臣上桥，自纵云光，起在空中，引渡众人，回归大队，脱了大难不表。再说燕将，见始王君臣腾空而去，知海潮法力无边，也不追赶，杀下台来赶杀败残人马不表。全山五将，各个领了大队人马，按五行冲杀阵外五座营盘，蒯文通擂鼓助威，正遇阵内众将杀出，会合一处。一时间，把五座营盘踏为平地，杀得秦兵马仰人翻，哀声不止。大破了混元阵。正是：

鞭敲金蹬响，人唱凯歌回

众将得胜回营报功。孙臆降阶相迎，说道：“难得众位将军，同心协力，破了此阵，真乃莫大之功也！”即叫军政司，上了功劳簿。众将回安息。只见毛遂上前道：“难为你费了心。”孙臆携手坐下说道：“贤弟，多累你吃惊一场。”毛遂

道：“这是我自做自受，没要紧。偷了你的牛，倒也罢了，只是丧了你三位门徒，心是不安。好厉害的阵势！若非你请了几位旗牌来破此阵，我矮人的命决死无疑矣！”孙膑道：“三个门徒是他们生死注定，与贫道无干。”毛遂闻言，拖地一躬道：“三哥，小弟有一言奉告。非是小弟拉你下山，抛你在火炕。我如今师徒归山，袖手旁观，隐坐高山，不来管你，看看秦营紫气濛濛，三哥你虽有无穷的法力，难以扭天行事。如今说要劝你回归天台，只是你大事未完，又枉小弟几次下山，险些丧了一命。你便自思，我在此处也是无用，不如别了你，回归青石山去，可免担惊受怕，隐性修真，各有各的前程罢了。”孙膑闻言道：“贤弟，你怎忍我在此受呢？”矮爷道：“这也是你自作自受。你留小弟，也是无用。”孙膑道：“你再多住几日，为我退了秦兵，回山未迟。”毛遂道：“不中用！要我退秦兵，比登天还难。你是大罗天仙，比我根深蒂固，岂有不知天意之理？我劝你早些把父兄的骸骨安葬了，速速回山，方是正理。小弟是不能奉陪，就此告别。”便对蒯文通道：“你也跟出家人去罢。你虽在此，也是无益。”蒯文通闻言，遂上来，向孙膑叩了三个头，拜别了，一齐出营。

孙膑与众将一齐送出，俱各流泪，毛遂便一拱手道：“列位请回。三哥总要见机而行，保重保重，我去了。”

一声响，驾起祥云，师徒回转青石山去了。

这里，孙膑和众将回至中军大帐，吩咐摆宴庆功。这且不表。

且说海潮圣人，用无极图化了一度金桥，渡秦君臣回至大队，复上中军大帐，点一点人马，共损去五千，战将五

员。始王心中甚是不悦，对海潮圣人道：“老祖，我看孙膑神通奥妙，大为费手。今日若非凭老祖的法力，孤家险遭毒手。细想来，不如收兵回国便了，免得伤害生民。”老祖道：“圣上放心，胜败乃兵家之常，岂因一阵之失，遂有退心？况且天意兴秦，秦若不顺天，反遭其害。孙膑这贼夫，只不过扭天而行，亡在旦夕。”始王道：“老祖，你说孙膑扭天而行，亡在旦夕，孤看孙膑委实厉害。别的元门敌他不过倒也罢了，你乃掌教之主，先有老祖，后有天地，摆下什么阵，也被他破了，还有谁是他的对手？”

海潮听了这番言语，羞惭满面，冒起火来，含怒道：“非是出家人敌他不过！因这刖夫，请的人俱是命大洪福之辈，贫道不敢扭天，故此奈何他不得！”

争论之间，军政司上帐奏道：“启上王爷，今有国师金子陵，调兵回来，正在营门候旨。”始王宣国师进见。不多时，金子陵进帐。朝毕，又向海潮叩首。起来奏道：“臣遵旨上长安调兵三万，大炮三十六位，小炮七十二位，共是一百零八位，俱已到齐，特来缴旨。”始王道：“卿家一路辛苦了，下帐歇息去吧。”金子陵闻言，正欲下帐，有海潮奏道：“金子陵取大炮回来，我主不可怠慢，速备三牲祭礼，率领文武，亲自虔祭披红，以便贫道施展法术，可使孙膑不战而退。”始王闻言大喜道：“极是！这是不幸中之幸也！”

忙传旨，排开香案，准备三牲，率文武御祭各大炮，俱披十字红，并在黄罗帐开筵庆贺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海潮老祖上芦棚，向金子陵道：“子陵贤徒，你可将三十六位大炮对住易州三门，每门十二位，一字排出，装好火药，三十六名炮手伺候。到三更时分，听空中

云里三阵雷响，立即用炮攻打易州，不可违误！”又唤：“王剪，领本部人马在二门外挖下地沟，将小炮置于地沟里，埋下二十四位，装上钱粮火药，用竹筒装火绳，再用浮土盖上。竹筒透出土面，每一位用一名军士把守，此名销地雷。以雷响为号，火炮一破易州，孙膑必然领兵进城把守，你点地雷，哪怕他拥兵百万，顷刻间化为灰土，不可违误！”二人领命而去。又唤：“章元帅，你将五营士平安顿在行营，不可鸣金擂鼓。到了三更时分，听地雷响三阵时，重重摇旛擂鼓，助威呐喊，多设灯火，准备保驾入城。平定易州，只在今晚，不得有误！”说完，海潮下了芦棚，率领文武，出了大营，跨上青毛吼，打营外走了十转，按八卦方向，用奇门遁甲神术，把几座秦营遁得无踪无影，正是法力无边，且能够移山倒海。

且表孙膑正坐营中，忽蓝旗来报道，“王爷千岁！因现在西地秦王已拔营去了，不敢不报。”孙膑闻言，一摆仙腕，那蓝旗回归他的防地去了。便唤孙燕，道：“你可出营哨探明白，速来回报！”

孙燕领令出营。抬头望对面观看，果不见七十二座秦营，心中大喜，也不往前再探，便回营报三叔知道。

孙膑暗想道：“易州未破，秦王岂肯退兵，莫非又是海潮弄什么玄虚不成？其中必有原故。”刘邦在旁见孙膑不语，便道：“王爷不必疑惑，小人想昨日这一阵，秦人知道我们的利害，焉敢住扎大营？大约是退去了。”孙膑道：“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昨日虽然破了他的混元阵，那海潮神通广大，岂肯悄然退兵，定有原故。待贫道亲自出去观看一遍，定知分晓。”孙燕闻言，便牵过青牛来，众将随他一同出

营。

孙膑在青牛上抬头一看，只见云气霏霏，烟迷雾锁。虽然不见营盘，但是云锁雾罩，腾空杀气，心内大疑。忙打背上取下金绣杏黄旗来，往对面一指，犹如打一个闪电，一道金光，露出营盘来，刀枪剑戟密密层层，收了杏黄旗，又蒙住了。孙膑道：“如何？我料秦王必不肯退兵，原来用遁甲法遁住人马，你等便不能识破。”

众人看见道：“若非王爷用至宝点破，我等如在梦中。只道秦已退兵，哪晓用的是邪术。但不知秦人行此诡计是何主意？”

孙膑道：“又是海潮用什么玄虚！等贫道进营占算，便知分晓。”说毕一同入营。

孙膑下骑，上了青纱帐，坐下闭目一会，伸手入袖，把子午卯酉算起，内外天河一转，已知其意，心中大惊。

孙膑在座上低头不语，众将一见，齐问道：“王爷，算得秦人又是什么诡计？”孙膑道：“你等不知死生，海潮如今排下锁地雷炮，只在今晚三更三点，点雷炮攻打易州，百万生民俱成灰土，你我俱不能逃生，眼前丧命了。”

众将闻言，只嚇得魂飞千里，齐道：“王爷，可有甚解救？”孙膑道：“雷炮之法，只可行于子时，三更阳升之后，方能运动，若过了三更，天地所忌，便不能施展了。今晚定当破此术，救一国的生民，再作道理。”遂叫孙燕道：“你速取纸百张来听用。”

孙燕忙下帐取纸，送与三叔。孙膑道：“你领去交与五营四哨的能人，照我模样剪一百零八个纸人，俱要骑牛架拐，立等应用。”孙燕领命，忙把纸分与军士，剪了一百零八个纸

人，俱骑牛架拐。拿上与孙臧看了，大喜。吩咐众将，各归本营紧守。孙臧一人，坐在大帐中，将一百零八个纸人，拿来念动真言，就在大营驾云起在空中，只等三更时分，便即行法。

这里，海潮大圣到了三更时分，下了芦棚，用令牌往空中一举道：“雷部正神速降！”一言未了，半空中雷声响亮，震得地动山摇。老祖收了遁甲，秦营军士把旗幡树起，一齐鸣金擂鼓，呐喊助威。火灯火球，照耀如同白日。那金子陵与王剪领着大炮手，准备火炮，专等三更三阵雷响，一齐动手，攻打易州。秦国君臣俱各结束停当，准备进城。老祖又把令牌往上举了一下，又一连几阵焦雷，好厉害！两月词为证

雷声两遍，孙臧在云端，不敢怠慢，念动真言，唸诵咒语，把一百零八个纸人，往三门上散了去。

这里子陵，王剪听了雷声两遍，忙令炮手把火绳准备。忽听得猛一声牛叫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这不是贼夫的畜物叫么？”正说着，二门上的火把手一发齐喊：“不好了！孙臧来了！”金子陵与王剪忙抬头看去，只见孙臧骑牛架拐，冲将进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齐上前迎敌，围着孙臧乱战。可是，这里一声牛叫，那里又是一声牛叫，四面八方来了无数孙臧，俱是一样，又围将上来。那些炮手，一齐走了，子陵、王剪魂不附体，各自逃命，飞奔大营而来。只见营中反冲出两个孙臧，阻住去路。营内喊杀如雷。二人齐叫：“不好了！”回马往芦棚而走。

你道秦营如何又有孙臧？原来始王君臣，听了两阵雷响，俱各欢喜，准备入城。谁知忽然来了一个孙臧，舞动双

拐，往宝帐冲将上来。始王君臣听见是个孙宾，把个始王吓得连座椅而倒，幸得左右俱是全身披挂，一见孙宾冲进，各拔剑上前拦住。左右救起始王，逃往芦棚。

始王步行，子陵、王剪二人急下马齐说孙宾闯营之事，并同进芦棚。海潮正在手举令牌，想催第三阵雷响，忽见营外大乱，急忙观看，只见始王与子陵等俱步行跑来，口中喊叫：“孙宾来了！”老祖一见，忙把令牌举起，喝声：“雷部归位！”忙问何故，如此慌张。一言未了，只见孙宾从外面进来，舞动双拐，海潮大怒道：“大胆贼夫，你纵有三头六臂，也不敢冲我芦棚。今日与你定不干休！”仗剑迎将上来，尚未交手，又来了四五个孙宾，把海潮困住，乱作一处。这方也喊：“孙宾来了！”那方也喊：“孙宾来了！”秦营中几百孙宾，东冲西撞，闹个不休。

海潮在芦棚上，与孙宾战不数合，忙祭起无极图，把众孙宾一齐捲了。又有军兵来报前后左右无数孙宾，乞早擒拿。老祖道：“此乃孙宾之术，待出家人前去擒拿。”忙上青毛吼，仗剑带上金、王二人，齐出芦棚。

孙宾在云中看得明白，想此时天色已交四鼓，海潮纵然再行法术，已过时刻了。便念动咒语，收了魔法，秦营的孙宾一一显了原形。众将报知海潮，海潮道：“一齐收来，自有法治。”即回芦棚。

始王忙问：“战孙宾如何？”老祖道：“尽是纸人马，此乃贼夫的魔法。”是以叫人拿来。始王忙吩咐道不要拿来了。老祖说：“不妨！”见拿来俱是纸人马，老祖亲自烧化。坐下心中大怒道：“这贼夫用分身法，闹乱了秦营，失了时辰，不能炮打易州。只是你躲得过今晚，又躲得过明晚不成？”

此时，天时大明。始王传命，重整营房。老祖又叫子陵，取一升黑豆来。子陵领命，取来呈上。老祖接了黑豆，写一道灵符，念动真言，吹了一口仙气，先递与子陵，道：“你将此豆捧出营去，四面八方散开地雷炮之外，不可遗漏。”又唤王剪道：“你可带兵二百一十六名，到三更时分，照前响雷三阵为号，点上一百零八位大炮，倘假孙膑到来，不可慌乱，用火烧化，不可有误。”二人领命去了，不表。

且说孙膑破了雷阵，回营，天明。众将同来庆贺，孙膑又叫孙燕道：“你去看秦营，又作甚事。”孙燕出营看了一番，回营报道：“秦营中烟云霭霭，红日无光，不知何故。”孙膑道：“又是海潮弄术。待我再算过。”遂掐指一算，道：“原来仍是用雷炮攻打易州。”孙燕道：“如此又用纸人马了。”孙膑道：“此次再用纸人马，就不中用了。他那里已有准备，我另有破他之法。”即命孙燕，速领兵五百，出营外筑一个高台，预备朱砂白芨黄纸香烛，不可有误。

不一时，孙燕回营缴令，孙膑同众人来到台下，独自上台看见天正交午，应用之物俱已摆齐，即写了几度灵符，用火化了，把杏黄旗往西一指，忽然空中来了黄金力士、六丁六甲等神，在云端上道：“真人有何使令？”孙膑道：“无事不敢相烦。今有海潮老祖，安下锁地雷，攻打易州，全仗你等大显神通，将一百零八位炮倒转回头，不得违误！”众神依令去了。孙膑又念咒烧符把太阳拖倒。孙膑行事已完，领众回营不表。

且说王剪等到黄昏时分，率领二百一十六名军士，带领火神火把，在三门上分开，等时辰行事。海潮又把五雷移来，在易州城外，响雷一阵，三门上火把齐明，照得通天撤地，燕营众将胆战心寒。

孙臍见雷响二阵忙出营房，把杏黄旗望空一指道：“功曹还不下手！”说犹未了，诸神齐显一阵狂风。好利害！有诗为证：

来时无影去无踪，石逐沙随势欲倾。

拔树推墙何处力，耳旁惟觉虎呼声。

大风一阵，只刮得飞沙走石，播土扬尘，十分利害。王剪在三门上，只等雷响三阵，便下手了。忽然间一阵狂风，走石飞沙，只打得众军二目难开，火把火绳都打灭了，又忙乱起来。此时雷已三响，王剪即命快些点炮。众军一时心慌，看不真切，一晃火绳，响的一声，第一位大炮已出，只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惊天动地，倒奔秦营而去，王剪一见，说声：“不好了，我死也！”

未知炮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孙臧连破锁地雷 三教共设平令会

话说秦兵因三阵雷响，大炮轰一声，又往秦营打去，王剪一见，喊声：“不好了……”这话还未说完，第二位大炮已点着了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又往秦营打去，第三位接着又一炮。王剪此时手足无措，吆喝也吆喝不出来了，滚马如飞地到第四位炮跟前。那炮手正想点炮，王剪不及叫喊，忙展开枪，把炮手刺倒在地，众炮手才住了手。王剪大怒道：“还不住手！你们看炮都朝哪里打去了？闭着眼只管乱放！”众军士忙把火把亮一照，只见火炮一个个都倒转了口，向着自己的营盘里，众皆失色。王剪道：“什么人把炮都转放过来？方才，若都点上了，要想我们营中，有一个逃生也不能！”众将道：“此必又是孙臧的法术，方才那阵大风，把炮都倒转了。”王剪道：“你等快些动手，把大炮抬转过去，趁这时候。还未过三更，尚可行事。”众军闻言，一齐动手，七八个人想去抬一位。谁知这些炮好似生了根一般，抬也抬不转。众军急了，一齐来抬了半日，才抬得转一个炮来，忙个不住。

那里秦始皇看着众文武在营静听消息。忽听得一声炮响，打进营来，只吓得面目失色，说声：“不好了！”一连又是两炮打来，只听得营中火焰腾空，三军叫苦之声振天。始

王君臣把魂嚇散了，东一头，西一头，你撞我，我撞你，乱成一处，不知往哪里躲的好。

海潮老祖在芦棚上作法，催动五雷，听得连珠炮响，反打进本营，也着了急，忙跨上玃，正欲下芦棚，却与始王君臣相遇。只见始王战兢兢地道：“炮火不会攻城，倒会打自己的营寨！”老祖忙下了青毛玃道：“此事连贫道也不明白，可速叫王剪到来，一问便晓。”始王忙着官把王剪宣进芦棚，便问道：“殿西侯，老祖令你管炮，攻打易州，为何这样胡涂，望着自己的大营打上三炮，伤了无数人马，是何原故？”王剪闻言，忙跪下奏道：“臣奉师命管理大炮，将近三更时分，起了一阵怪风，把火亮尽行吹灭，及至点了火亮时，雷已响了三阵，小臣误失了时刻，催炮手快点动手，放了三个大炮，俱反打转自己营盘，微臣作了急，一时间不能禁止，只得一枪挑了一个炮手，方才止住。及再看时，所有大炮尽皆倒转口，向自己的大营。微臣一时不能辨得明白，误放三炮，臣罪该万死。”始王与甘罗等皆吃一惊。始王道：“此又是孙臆的法术，不如让他一让，撤兵回国罢了。”海潮忽然怒道：“吾主龙心万安，虽然两次被贼夫所破，明夜三更定要成功。”始王道：“孙臆的妙法无穷，只恐又落了他的圈套。”海潮直气得二目圆睁，仙眉倒竖，说道：“贫道若不平定易州，誓不回山。圣上且请回帐安歇，众将俱各回营。待贫道破了易州再来称贺。”忙送了始王下了芦棚。

回身入内坐下，不过四五个时辰天就亮了，老祖又令王剪，保护大炮，又把一百零八道灵符取来，递与金子陵道：“你可把符拿去，每一大炮上贴一张，由他什么天神天将，也不敢近前。”二人领令下帐，各自去了。

不说海潮老祖如何祭炮，且说孙膑在营中静坐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海潮今晚必有法术，我再算他一算，便知底里。”眼望秦营点头叹道：“你行的事真凶，可奈我何？我也知燕国不久当灭，然有一刻，我捱一刻，定然不使你垂手而得。”吩咐擂鼓聚将，承奉官忙把聚将鼓擂动。

孙燕等各披挂上帐，参见已毕，两旁并立。孙膑开言道：“列位将军，海潮今晚仍用锁地雷来攻易州，贫道此次依计就计，去劫秦营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，令秦人见影而惧，海潮望风而逃，方才显我出家人的手段。”众英雄闻言，一个个抖擞精神，愿效死力！孙膑大喜，便叫一声：“刘旗牌，你领兵五百，到三更时，雷响三阵之后，杀向易州的东门，赶杀秦兵，竟扑秦营。”又命：“樊吟带兵五百，杀散南门的秦兵，也到秦营取齐。”又命：“孙燕，带兵五百，杀散西门的秦兵，也到秦营取齐。”又命：“廉秀英，领着曹参等，领人马三千，到三更时分，雷响三阵，然后竟扑西秦的大营会齐。刘邦等三路人马，乱蹑秦营。擒王捉将，算你等之功。其余的将佐，俱随我守营。”众将俱各领令下帐，各自准备去了。

孙膑取了杏黄旗，往东西南北四下一展，喝一声：“四海龙王！”顷刻间，那敖钦敖广敖顺敖闰四海龙王在空中参见。孙膑道：“有劳尊神法力，今夜二更之后，降一场大雨。要一百零八点，水高一丈有零。只许在易州三门之外，不许一点入秦营，易州城外不许容存一点。违者听贬！”四海龙王领了法旨，在半空中等候不提。

且说金子陵，领了海潮的法旨，把符在炮位上贴了，一抬头，只见燕营中烟迷雾锁，杀气腾空，心中说道：“不好

了！燕营中必有准备。”忙回芦棚禀知老祖道：“弟子见燕营中，烟迷雾锁，杀气腾空。想来必有原故，乞法旨定夺。”

老祖闻言，忙下了芦棚，闪慧目看去，果然腾腾杀气，冲入牛斗。心下大惊，道：“倘若非秦王福大，金子陵望气知机，今晚虽用炮攻易州，秦营中也不免尸山血海。”忙回芦棚坐下，唤金子陵：“你领我法旨，快奏知秦王：今晚三更，有孙臆遣将劫营，宜早防范。攻城之事，有我一力担当。”

金子陵领了法旨，不敢怠慢，到始王驾前，跪下奏道：“启上吾主，海潮老祖方才仰看天象，见燕营杀气冲入牛斗，恐有敌人劫营，差小臣代奏，乞吾主及早防备，至紧至紧！”

始王闻言大惊，道：“如此怎好？”章邯忙出班奏道：“主上不必担忧，即是孙臆要来劫营，不如调兵四面埋伏，以炮响为号，一齐出来，可以围住燕兵，自然成功。”始王闻言，依了章邯所奏，把人马尽行调开，按四面八方埋伏。其余文武，俱保着始王往芦棚，与海潮圣人观敌。留下一座空营，悲羊擂鼓，饿马摇铃。章邯调遣已毕，天色已晚，营中灯火点上。

海潮圣人已拘了雷部在空中等候，众雷神见四海龙王也在空中，忙问：“众位龙君到此何事？”四海龙王齐道：“奉了一真人之令在此行雨。请问众神到此何故？”雷神道：“奉海潮圣人的法旨，在此行雷助炮攻打易州。”龙王笑道：“他们要我们各自行各自的事罢了。”

天交一更之后，雷部神祇各展神威，连打了一阵响雷。那里四海龙王也忙兴云布雨。把个朗朗乾坤，变成一个黑黑世界。王剪命炮手准备火绳等物。雷部神祇忙施第二阵焦

雷，四海龙王大显神通，顷刻间下了一场大雨。真好厉害也！

起初时，淅淅沥沥，到后来，滚滚滔滔。沾过了六街三市，铺平了四野三门。龙王愤怒，分明倾倒了九曲黄河，风伯施威，一似拔开了七层铁闸。霎时沟满壕平，地上水深数尺。

好大雨！把王剪这些人马，只淋得个个湿透征袍，把火笼火把火绳，尽皆淋灭了。起先不过水过脚面，次后渐渐长了起来，把一百零八个大炮，都淹没了。大小三军，都是着急，连王剪也顾不得了，个个溺水逃命。

海潮圣人不知营外有水，把令牌连叩三下，空中雷响三阵，不见动静，心中疑惑。始王道：“此时已是三更三点了，为何不见炮响？”海潮道：“难道孙臆又用什么邪术？”一言未了，只见王剪拖泥带水，浑身湿透，上了芦棚。老祖道：“王剪，为何如此？又不放锁地雷，轰易州呢？”王剪含怒道：“还说什么锁地雷！一场大雨，把人马险些淹死，连炮都淹没了，怎么放得了呢？”始王道：“为何营中一点雨水也没有？是何原故？”老祖道：“又被贼夫破了法也！”

正说间，三军呐喊：“不好了！水来也！”一齐往芦棚上乱跑。那水犹如倒了闸一般，往营内滚来。刘邦领兵到东门，樊哙杀到南门，孙燕杀到西门。只见三门上并无一个秦兵，殊不知个个惧怕淹死，都逃走了，只剩下大炮了。三位爷不敢怠慢，率兵就往秦营闯来。

海潮见水来得凶猛，淹上芦棚，海潮忙用剑往下一画，水皆入地，一点全无。始王大喜，称赞老祖法力无边。一言未了，呐喊四起，燕兵已杀入营中，号炮连响，章邯兵卒一齐